

叶
12

卷121
673
部大:60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八

集別集

唐太宗集三卷

陳氏曰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為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效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

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紀論復重出其他亦多有非太宗文雜廁其中者非善本也

東臯子五卷

陳氏曰唐太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文中子王通仲淹之弟也仕隋爲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太樂吏焦革善釀求爲其丞不問流品亦阮嗣宗步兵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爲文祭之以焦革配自號東臯子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

爲之序

周氏涉筆曰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爲唐律然沈宋體制製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鍊曲盡清元真開迹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琴曲唯留古書名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節回映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蓋淵明古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真得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

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無功本席世家之盛師友之門恩誼暖熱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世外不屈節求入所謂福慧雙入者邪

鼂氏曰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六合丞棄官耕東臯自號東臯子唐書以爲隱逸集有呂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辯一座盡傾以爲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

楊盈川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婺州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愧盧前謙也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王勃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德初劉祥道薦其才對策高等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以戲爲諸王鬪雞檄高宗怒斥出府父爲交趾令勃往

省溺海死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酌飲引
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
藁有劉元濟序

盧照隣幽憂子集十卷

鼂氏曰唐盧照隣昇之也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
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疾久訣親戚自沈潁水
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
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
自號幽憂子

駱賓王集十卷

鼂氏曰唐駱賓王也義烏人武后時數言事得罪
貶臨海丞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亂署府
佐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矍然及敗
亡不知所之後宋之間逢之於靈隱寺已祝髮爲
浮屠矣賓王七歲能屬文妙於五言詩中宗詔求
其文得百餘篇命郝雲卿次序之

陳氏曰其首卷有魯國郝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
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又有
四五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加
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本傳亦言敗而亡命

不知所終與蜀序合

朝野僉載云駱賓王爲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
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之類時號算博士

容齋洪氏隨筆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
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
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
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
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
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
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

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
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
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蘇許公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蘇頲廷石也武功人調露三年進士賢
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府胄曹元宗時中書舍人
知制誥開元四年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頲幼敏悟
一覽五千言輒覆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
燕許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頲序事外爲文章韓
休爲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陳子昂集十卷

鼂氏曰唐陳子昂伯玉也梓州人文明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新唐書稱子昂聖歷初解官歸養父喪廬墓縣令段簡貪暴脅取其賂不厭逮捕死獄中沈下賢獨云爲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爲學精究墳籍耽愛黃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人無不推之柳儀曹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

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子昂而已

陳氏曰黃門侍郎盧藏用爲序又有別傳繫之卷末子昂死時才四十二爲神鳳頌明堂議納忠貢諛於孽后之朝大節不足言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韓退之薦士詩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語也盧序亦簡古清壯非唐初文人可及

後村劉氏曰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超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

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
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臥觀物化
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
此慮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已
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
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
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岐泣世道天命
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
臺成古邱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
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遊八極之興

按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
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
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
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
不怍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
此論所未論本傳載其興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
雖美而陳之於牝朝則非所宜史贊所謂薦珪璧
於房闈以脂澤汙湯之信矣

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鼂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

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爲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嘗論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沈佺期集五卷

鼂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嘗侍中宗宴舞回波爲弄辭以悅帝還賜牙絀

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爲詩至佺期之問益加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

石林葉氏曰黃大臨云魯直晚喜沈佺期宋之問詩以爲與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亦參得二人之妙也責宜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然魯直文字中未嘗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舉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餉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

今歷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爲寒食旣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集十卷

鼂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士恃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

張燕公集三十卷

鼂氏曰唐張說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

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爲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出其手嘗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公集

李嶠集一卷

鼂氏曰李嶠巨山也贊皇人擢進士第制策甲科爲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爲文章宿老學者取法集本六十卷未見今所

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注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

鼂氏曰張九齡子壽也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等爲左拾遺開元中爲中書令卒諡文獻九齡風度醞籍幼善屬文元宗朝知制誥雅爲帝知爲相諤諤有大臣節及貶荊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爾集後有姚子彥所撰行狀呂溫撰真讚鄭宗珍撰諡議徐浩撰墓碑

及贈司徒勅詞

陳氏曰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唐輔而刊之卷末行狀神道碑諡議蜀本無之

王右丞集十卷

鼂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哀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以爲

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迨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畧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嘿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雉朝雒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

之興迪詩亦佳然他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間別圃維後表爲清源寺終墓其西

張鷟龍筋鳳髓判十卷

鼂氏曰唐張鷟字文成辭章藻麗嘗八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

陳氏曰鷟調露中進士事迹見張薦傳薦之祖也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選預備之具也自號浮休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
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
載龍筋鳳臆判是也僉載紀事瑣尾擿裂且多媒
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
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
聯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
儲光羲集五卷

鼂氏曰唐儲光羲也魯人登開元十四年進士第
嘗爲監察御史後從安祿山僞署賊平貶死

王昌齡詩六卷

鼂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
士爲祕書郎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
亂歸鄉里爲刺史閩邱曉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
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常建詩一卷

鼂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
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劉長卿集

鼂氏曰唐劉長卿字文房開元末第進士至德中
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爲轉運使判官知淮

西岳鄂轉運留後觀察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
縣尉會有爲之辨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長
卿剛而犯上故兩逢斥廢詩雖窘於才而能鍛鍊
權德輿嘗謂爲五言長城今集詩九卷雜文一卷
顏真卿文一卷

鼂氏曰唐顏真卿清臣也萬年人博學工辭章開
元二十二年進士又登制科代宗時爲太子太師
使李希烈爲希烈所害世謂真卿忤楊國忠李輔
國元載楊炎盧杞拒安祿山李希烈廢斥者以至
於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學問文章往往雜

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而所爲乃爾者蓋
天性然也

陳氏曰真卿之推五世孫師古曾姪孫按館閣書
目嘉祐中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
者爲十五卷今本序文劉敞所作乃云吳興沈侯
編輯而著沈之名留元剛刻於永嘉爲後序則云
劉原父所序卽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又不
知何據元剛復爲之年譜益以拾遺一卷多世所
傳帖語且以行狀碑傳爲附錄魯公之裔孫裕自
五代時官溫州與其弟綸祥皆徙居永嘉樂清本

朝世復其家且時褒錄其子孫有登科者
原父劉氏序畧曰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
是其塵垢糠粃猶將祇飾而誦習之以勸事君况
其所自造之文乎然公歿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
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有存焉而雜出傳記
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
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
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
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

蕭穎士集十卷

鼂氏曰唐蕭穎士茂挺也梁宗室之後舉進士開
元二十三年中第爲史館待制安祿山反竄山南
節度崔圓授揚州工曹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
逆旅門人謚曰文元先生穎士善觀書一覽卽誦
通百家譜系書籀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李林
甫惡不附已故數罷去閤士和盛推穎士文章以
爲聞蕭氏之風者童子羞稱曹陸唐書云穎士作
伐櫻桃賦以詆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中載其
辭有曰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伺蓋謂林甫
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祿山之亂唐遂不振然則

穎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反加以貶詞何哉

陳氏曰門人柳并爲序穎士梁鄱陽王之裔敏悟夙成負才尚氣見惡於李林甫卒不遇以死壽亦

逮中年

孟浩然詩一卷

鼂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祕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衆皆欽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遇元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

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歸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爲三卷今併爲一又有天寶中韋縉序

嚴從中黃子三卷

鼂氏曰唐嚴從開元中爲著作郎春宮侍讀集賢院學士卒自號中黃子當時命太子侍文呂向訪遺文於家得訓老經頌等八篇序而爲三卷

李翰林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李白太白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

六篇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
文獻及唐魏萬所纂白詩又哀唐類詩洎石刻所
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著六十五
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
初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祿
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迫
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爲
罪薄釋白囚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
流夜郎以赦得釋過當塗以卒始終更涉如此此
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

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爲從
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
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
甫詩亦以白爲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爲庸
俗所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遂以爲史誤
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哀白隱處少年所作
詩六十篇尤爲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雋偉
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
僞也

陳氏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也今

按陽冰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歌詩十卷校勘爲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贊頌等亦爲十卷號爲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首載陽冰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辯證之語其本最爲完善別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

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哀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卽宋本也邪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復有矣

南豐曾氏序畧曰白以汙永王璘事長流夜郎會赦得釋如潯陽金陵徘徊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

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寶
應元年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
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
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
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潁濱蘇氏云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
實好事者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
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
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
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

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
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
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
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
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
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壯士守四方其不達
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朱子語錄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
既立方可看蘇黃諸家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
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五十篇多是學陳子

文獻通考卷三
昂感遇詩有全用他句處太白去子昂未遠其尊
慕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爲二者有二
篇合而爲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
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太白始終學
選詩所以好子美詩好處亦是倣選詩夔州諸詩
不然也

岑參集十卷

鼂氏曰唐岑參南陽人文本裔孫天寶三年進士
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
府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於蜀參博覽史籍

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
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絕筆人競傳諷至德中裴
越薦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
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集有杜確序

李嘉祐詩二卷

鼂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
士爲祕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爲詩綺靡婉麗
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高適集十卷

集外文二卷

別詩一卷

鼂氏曰高適達夫也一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年

舉有道科中第永泰初終散騎常侍五十始爲詩
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云

賈至集十卷

鼂氏曰唐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經
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當撰
傳位冊旣進臺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冊
命爾又爲之兩朝大典出卿父子可謂繼美矣大
歷中終散騎常侍集李邯鄲淑家本蘇弁編次常
仲孺爲之序以墓銘序碑列於后今亡其半矣蘇
子瞻嘗作呂惠卿責詞有元兇在位之語仇人乃

曰世惟宋太子劭謂之元兇因誣其指斥殊不知
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兇是率蓋自謂也今至集
制誥中有除魏仲犀徐歸道詞亦以元兇指祿山
是豈獨劭爲元兇邪世多疑子瞻失詞因表出之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別十五卷李淑書目云至集
有三本又有十卷者有序今本無序中興館閣本
亦同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九

集別集

元子十卷 琦玕子一卷 文編十卷

鼂氏曰唐元結次山也後魏之裔天寶十三載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畧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玕洞稱琦玕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爲鼂叟酒徒呼爲漫叟及官呼爲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世之意逢

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聾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陳氏曰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序冠其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二惡之屬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畧云方國之僮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邪圓國則反是言國之僮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僮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僮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僮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僮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

也借哉

高氏子畧曰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不蹈襲其視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係之雅唐旣中興而磨

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豈不能致思於此邪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載庚寅至十二載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具紀其世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詩一卷 註杜詩二十卷

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 趙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

鼂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元宗朝獻太清宮享廟紋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胄曹終於劔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

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汙爲歌詩傷
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
琪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世有
爲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托原叔名者其
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
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
詩雜次第之且爲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
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
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

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
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別錄雜著爲二卷
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爲定本王琪君玉嘉祐
中刻之始蘇且爲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
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
蜀本大畧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
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元以
前文體大畧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
初餘子所能及也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三 經籍五十九

陳氏曰祕書郎黃伯思長睿所校既正其差誤參考歲月出處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雜著二十九首別爲二卷李丞相伯記爲序

吳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鼂氏曰唐吳筠撰前有權德輿序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隱於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爲道士居嵩山已有敕待詔翰林筠知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遊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酬唱大歷中卒弟子謚爲宗元先生筠通經義美文詞性高鯁其待詔翰林也特承恩顧高力

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頗爲通人所譏云

陳氏曰筠舉進士不中第爲道士居嵩陽觀待詔翰林爲高力士所惡而斥事見隱逸傳傳稱筠所善李白孔巢父歌詩相甲乙巢父詩未之見也筠詩固不碌碌然豈能與太白相甲乙哉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獨孤及至之也洛陽人天寶十三載舉洞曉元經科代宗初爲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最徙常州卒於官及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

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爲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過
惡爲用長於議論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云集
門人有李舟梁肅前後序末載崔祐甫碑誌

陳氏曰及子曰郁字古風亦有名韓退之誌其墓
楊評事文集

楊凌撰柳子厚作後序曰楊君少以篇什著聲於
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
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著述學富識遠才誦
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旣獲是而天季
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

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秦武都符義甫
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
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文人之選已用是陪陳
君之後言子昂也其可謂具體者歟

濮陽吳君文集十卷

唐吳德光撰武陵人也柳子厚序畧曰其爲詞賦
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大人王公之
義其爲誄志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舉六經聖
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毛欽一集二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五十九

六

陳氏曰唐荊州長林毛欽一撰長林今荊門屬縣
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爲名
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戎昱集三卷

鼂氏曰唐戎昱撰初李叡廉察桂林月夜聞鄰居
吟咏之音清暢遲明訪之乃昱也卽延爲幕賓因
飲席調其侍兒叡微知其意卽贈之昱感怍賦詩
有恩合死前訓之句又爲衛伯玉荊南從事歷辰
虔二州刺史

陳氏曰其姪孫爲序言弱冠謁杜甫於渚宮一見
禮遇集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句昱
詩也

劉虞部集十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劉商子夏撰武元衡爲序集
中有送弟歸懷州舊業序言高祖當武德經綸勳
在三府按武德功臣有劉文靖弘墓政會史皆有
傳文靖之後誅絕弘墓政會傳後無所考未詳何
人之後也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梁補闕集二十卷

陳氏曰唐右補闕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崔

恭爲之序首稱其從釋氏爲天台大師元浩之弟子今按獨狐及集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聞然則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獨以爲師從釋氏者何哉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鼂氏曰唐陸贄敬輿也嘉興人大歷八年進士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爲翰林學士從奉天還爲中書舍人平章事贄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人情嘗爲帝言今盜

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上從之故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腹心有功焉舊翰苑集外有勝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元祐中蘇子瞻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時哀諸集以成云

陳氏曰權德輿爲之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勝子集十二卷序又稱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不傳東坡蘇氏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曰臣等猥

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
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
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
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以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
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
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
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
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
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
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斂而

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
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
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斯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
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
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相與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
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
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
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

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論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

權丞相集五十卷

鼂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兩漢辯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楊憑爲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楊嗣復爲序

陳氏曰德輿父臯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璩
爲中書舍人劾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寬和而大體
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可謂名門矣墓碑韓昌
黎所爲序文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爲五十卷不在
此集內今未之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鼂氏曰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
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爲京兆尹與李
紳不協紳出愈罷爲兵部俄復舊劉昫唐書稱愈
恃才肆意盪孔子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

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
愈爲作諱辯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
之甚紕繆者新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
盡通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爲詭隨每言文章自
相如子長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
成一家言造端置詞要爲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
舊史譏其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辯而新史褒其造
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亦未爲知愈蓋愈之置辭字
字悉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有
所師範云其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絕少但編

次殊失倫類有暇者宜再編之

李漢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蹕齋泣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悠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剗以樸剗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無牴牾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爲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爲蹈襲前人者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

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
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
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
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
於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
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
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
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
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

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
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
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
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爲之笑也

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
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僞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
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
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
錄外皆僞妄或韓公及其壻所刪去也南陽者唐
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啓南陽者也新書

以爲鄧州非是方崧卿年譜辯之詳矣

韓文公志五卷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爲韓集譜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爲一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一卷 附錄五卷 年譜一

卷 舉正十卷 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

劉焜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他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共爲外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

尤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已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辯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集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

之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敝脫畧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

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二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祕閣官本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

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鼂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微旣竄斥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
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
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
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別錄二卷 摭異
一卷 音釋一卷 附錄二卷 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
爲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裒集也
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注五則龍城近世人之僞
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爲一
編曰集註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
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辯二卷

陳氏曰南劔教授新安張敦頤撰紹興八年進士
也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鼂氏曰唐劉禹錫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
登博學宏詞科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召還欲任

以南省郎作元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爲播州
刺史裴度以母老爲請得易連州入爲主客郎中
復作游元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
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
廢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
白居易推爲詩豪嘗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
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
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
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哀輯
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爲外集然
未必皆十卷所逸也夢得自言吾反柳議曹嘗謂
吾文雋而膏味無窮灸而愈出也

後村劉氏曰劉賓客夢得所作詩雄渾老蒼沈着
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尤工又曰夢得歷德順
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
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答樂天云莫道桑榆晚
爲霞尚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劉禹錫序畧曰按

公未爲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觀文編三卷

外集二卷

鼂氏曰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爲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爲之序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鼂錯論一十四首爲後集二卷頃年子從父詹事公掌誥命嘗以四之日爲四日不學者閔然以爲非今觀集中亦云爾乃知本於此

陳氏曰元賓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
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
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而卒愈爲
之志銘使觀不死豈可量哉

歐陽集十卷

鼂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
教閩人不肯北官及常袞爲觀察使興學勸士舉
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
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貽孫纂韓退之作
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覓舉京師將以爲父

母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說載詹惑
太原一妓爲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
爲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則詹之志豈在其父
母哉有德行者乃爾邪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有明水
賦詹亦蚤死愈爲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
李集不載其序福唐廉使李貽孫所爲也詹之爲
人有哀辭可信已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
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城不可
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爲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鼂氏曰唐呂溫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以善韋執誼王叔文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元和初使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溫從梁肅爲文章規摹左氏藻瞻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爲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爲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陳氏曰溫本善韋王偶使絕域得免在八司馬之

數而終以好刻敗與竇羣羊士諤昵比傾誣宰相李吉甫謫死屢校不懲至於滅耳此所以爲小人歟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二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十

集別集

李文公集十八卷

晁氏曰唐李翱習之也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會昌初終山南東道節度使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從韓愈爲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集皆雜史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

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陳氏曰蜀本分二十卷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非其作也習之爲文源委於退之但才氣不能及耳

石林葉氏曰李習之文辭高古幾可追配韓退之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無傳今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雲在青天水在瓶氣格與其文全不相類韓退之遠游聯句亦記其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終篇不再見或云退之以

其不工却之使不復與也

白樂天長慶集七十一卷

鼂氏曰唐白居易樂天也唐史云太原人居易詩中自序生於鄭州滎陽貞元十七年進士中拔萃科元和初制策一等調整屋尉入翰林爲學士太和初遷刑部侍郎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賈國相率篇易一金與元微之酬唱故號元白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在杭州自類詩藁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

類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紀
又有續後集五卷今亡三卷予嘗謂樂天進退以
義風流高矣與劉禹錫游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入
司馬黨中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
中又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嗚呼叔
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集後載聞李崖州貶
三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
之語及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
或曰浮屠某作也

陳氏曰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
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
時會昌五年也墓誌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
爲誌時未有續後集今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
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樂天自記之
舊矣年譜維揚李璜德邵所作樓火防參政得之
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余嘗病其疎畧牴
牾且號爲年譜而不繫年乃別爲新譜刊附集首
白集年譜一卷

陳氏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旣刊其
文集又作年譜刊之集首始余爲譜旣成妹夫王

蘇叔永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畧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辯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及載鼃子止之語謂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黨中與余暗合因並存之詳見新譜末章

頴濱蘇氏曰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諍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世可以老死而無憾矣又曰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歎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

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蓋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耳

詩史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然云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之事幾如幸禍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其詩謂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住時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咏東坡謂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

鼃氏法藏碎金曰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

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辭語出於經教法門
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捷曉悟於人也

平園周氏曰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
而成者間觀遺藁則竄定甚多

朱子語錄曰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
凡及富貴處都說得口津津地涎出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 外集一卷

鼂氏曰唐元稹微之也河南人擢明經書判入等
授校書郎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在
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以稹歌詩奏御穆宗

賞悅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爲中書舍
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
爲文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元和體往往播樂
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
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
慶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卷又有外集一卷詩五十
二篇皆宮體也

陳氏曰中興目錄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
嘗自彙其詩爲十體其末爲艷詩暈眉約鬢匹配
色澤劇婦人之怪艷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遊

春古決絕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卽其艷體者邪稹初與白樂天齊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而欲速比依奄宦得相卒爲小人之歸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爲士者可以監矣

戴叔倫述藁十卷 外詩一卷 書狀一卷

鼂氏曰唐戴叔倫幼公也潤州人爲人溫雅善舉止中進士第累遷容管經略使政治稱最德宗賜中和詩世以爲榮代還請爲道士未幾卒集有馬總序或題曰會錄唐史但云師事蕭穎士初不稱

其能詩以時人少其詩骨氣綿弱故也

符載集十四卷

鼂氏曰唐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爲章句學貞元中李巽江西觀察薦其才授奉禮郎爲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韋臯掌書記澤潞郃士美參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段文昌爲墓志附於后集皆雜文末篇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郡王湘送符處士歸觀序皆云載蜀人以比司馬王揚云

張登集六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之決通考卷三十三 經籍六十

六

鼂氏曰唐張登性剛潔介特始以巾褐就辟歷衛
佐廷尉平監察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府士曹掾遷
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累受劾吏議
侵誣感疾卒權德輿爲之序甚詳以公榦景陽比
之國史補亦稱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
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之狀其舊集詩賦之外書
啓序述誌記銘誄合一百二十二篇今存者才六
十餘首

樊宗師集一卷 絳守園池記注一卷

陳氏曰唐諫議大夫南陽樊宗師紹述撰韓文公

爲墓志稱魁紀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詩文千餘
篇今所存才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有王晟者天
聖中爲絳倖取其園池記章解而句釋之猶有不
盡通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爲文而晦澁若此其
湮沒弗傳宜哉

陳氏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
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志稱其爲文不剽襲
觀絳守居園池記誠亦太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
皆爲之註解如瑤翻碧激鬼眼頰耳等語皆前人
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

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
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
盤庚書

後山陳氏曰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墓志便似
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
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皇甫持正集六卷

鼂氏曰唐皇甫湜持正也睦州人元和元年進士
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
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

此辭度謝之湜卽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
甚厚湜怒曰吾自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
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
從而酬之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況集序在而
碑已亡矣

陳氏曰湜輕傲不羈非裴公鉅德殆不能容之矣
今集才至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
之矜負如此固不苟爲人人作人亦未必敢求之
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

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辭
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多
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
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
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
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
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
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爾風格
殊無可悉也

沈亞之集十卷

鼂氏曰唐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
涇原李彙掌書記爲祕書省正字長慶初補樂陽
尉四年爲福建都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
丞御史內供奉大和三年栢耆宣慰德州取爲判
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郢州掾亞之以文詞
得名狂躁貪冒輔其爲惡故及於貶常遊韓愈門
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亦當時名輩所
稱許云此本之後有景文宋公題字稱得之於端
明李學士編次無倫蓋唐本也予頗愛其能造語
然其本極舛誤頗正是之且哀其遺闕者數篇及

賀牧商隱三詩附於后

孟東野集十卷

詳見詩集

陳氏曰唐溧陽尉武康孟郊東野撰集惟末卷有書二篇贊一篇餘皆詩也郊貞元十二年進士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外集一卷

鼂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爲詩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甫云臨終自爲墓誌悉焚所爲文其甥裴廷翰輯其彙編次其文後序

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

陳氏曰牧許之孫在天台錄外集詩一篇別見詩集類未知是否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艷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也

後村劉氏曰杜牧許渾同時然詩各自爲體牧於唐律中常寓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

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
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又文集八

卷

鼂氏曰唐李商隱義山也隴西人開成二年進士
令狐楚奏爲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興元皆表幕府
嘗補太學博士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
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謂其橫絕前後
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爲序卽所謂繁
縟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恢譎末景文序

傳中稱詭怪則商隱蓋以此詩五卷清新纖艷故
舊史稱其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
云

陳氏曰商隱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
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爲令狐綯所憾意坎壈以終
甲乙集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旣不得志於時歷
佐藩府又依盧弘正柳仲郢故其所作應用若此
之多商隱本爲古文令狐楚長於章奏遂以授商
隱所作當時以爲工以近世四六較之未見其工
也

談苑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懶祭魚
石林葉氏曰唐人學老杜惟李商隱一人而已雖
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
錢文僖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爲過老
杜一時翕然從之好事者次爲西崑集所謂崑體
者也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莒公兄弟雖
尊老杜終不廢商隱雖王荆公亦與之嘗爲蔡天
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
能爲商隱而能爲老杜者故公詩晚年亦微樂於
華巧其所好者然也

玉谿生集三卷

陳氏曰李商隱自號此集卽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 別集十卷 外集四卷

鼂氏曰唐李德裕文饒也趙郡人宰相吉甫之子
少力於學旣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
憲宗時以廕補校書郎穆宗初擢翰林學士號令
大典皆出其手進中書舍人召兵部尚書中書門
下平章事會昌初復秉政平澤潞策功拜太尉封
衛公大中貶崖州司戶參軍三年卒德裕性孤峭
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

援古滾滾可喜爲武宗所知常以經綸天下爲已
任時王室幾中興焉一品集鄭亞爲之序皆會昌
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序文也賦詩四首窮愁志
乃崖州所撰姑臧集題段全緯纂上四卷亦制誥
第五乃戛黠斯朝貢傳與八詩別集乃哀合古賦
平泉詩集外雜著又有古賦一卷載金松等四賦
陳氏曰一品集者皆會昌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
之類也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則窮愁志也德裕自
穆宗時已掌內外制累踐方鎮遂相文宗平生著
述詎止此此外有姑臧集四卷而已其不傳於世

者亦多矣窮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凡四十九篇
其論精深其辭峻潔猶可見其英偉之氣周秦行
紀一篇奇章怨家所爲而文饒遂信之爾

李衛公備全集五十卷 年譜一卷 摭遺一卷

陳氏曰此永嘉集及蜀本三十四卷之外有姑臧
集五卷獻替記辨謗畧等諸書其十一卷刺鎮江
府江陰耿秉直之所輯併考次爲年譜摭遺姑臧
集者兵部員外郎段全緯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
門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貢圖及歌詩數篇其曰
姑臧未詳衛公三爲浙西出入十年皆治京口故

秉直刻其集若永嘉則其事頗異郡故有海神廟
本城北隅叢祠元祐中太守范岫夢其神自言姓
李唐武宗時宰相南遷以歿寤而意其爲德裕訪
得其祠遂作新廟且列上其事自是日盛賜廟額
開王爵然衛公平生於溫蓋邈乎不相及也殊有
不可曉者

平泉雜文一卷

陳氏曰卽別集第九卷第十卷平泉山居所作詩
賦記也

林藻集一卷

陳氏曰唐嶺南節度副使林藻緯乾撰貞元七年
進士試珠還合浦賦叙珠去來之意人謂之神助

林蘊集一卷

陳氏曰唐邵州刺史林蘊復夢撰藻之弟也見儒
學傳蘊父披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
其族至今衣冠詩禮以蘊所爲父墓碑考之其八
子爲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而披之父爲饒陽郡
守祖爲瀛州刺史蓋亦盛矣

孫樵經緯集三卷

鼂氏曰唐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廣明初黃

巢犯闕赴岐隴授職方員外特詔書曰行在三絕
以常侍李膺有曾閔之行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
之風樵有揚馬之風遂輯所著名經緯集
陳氏曰其文自爲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擇之餘
也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
不至者爲孫樵

陳黯文集三卷

鼂氏曰唐四庫書目有綺莊集十卷今所餘止四
卷詩三十二啓狀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
本乃南唐故物紙墨甚精後題曰昇平四年重題

印其文云建鄴文房本內密字皆缺其畫而超字
不缺蓋吳時所繕寫也其詩如置酒揚州送人皆
不凡而樂府格調尤高然史逸其行事詩中亦有
不可考獨啓事內有白韋崔三相公狀白乃敏中
崔乃元式韋乃琮也三人同相於宣宗初載其末
云限守藩服則知綺莊時已任刺史矣

李甘文集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李甘和鼎撰甘欲壞鄭注麻坐
貶死杜牧所爲賦詩者也

薛逢四六集一卷

陳氏曰唐祕書監河東薛逢陶臣撰

鄭畋集五卷

鼂氏曰唐鄭畋台文也滎陽人會昌元年進士書判入等授校書郎調渭南尉知制誥中書舍人乾符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召復秉政至成都以疾不拜終太子少保藁草皆乾符堂判勅語云又名勅語唐判集凡一卷

陳陶集二卷

鼂氏曰唐陳陶嵩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

皮日休文藪十卷

鼂氏曰唐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爲毗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爲讖文疑其譏已遂害之集乃咸通丙戌年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藁繁如藪澤因以名之凡二百篇陳氏曰黃巢之難日休陷賊中爲果頭三屈律之讖賊疑譏已髮拳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辯其不然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

龜氏曰唐陸龜蒙魯望也蘇州人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從張搏爲蘇湖從事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平淡而已自號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皆爲之傳新史多取之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記徃徃雜發混而錄之故曰叢書今按其集歌詩爲多又比他文最工新史踈漏如此

陳氏曰叢書爲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衮刊之吳江末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耶人樊開所序龜蒙自號天隨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與皮日休善有松陵唱和集皆不在文藪叢書中文泉子十卷

陳氏曰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愚撰自爲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蛻大中四年進士其爲西掖在咸通時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鼂氏曰唐司空圖表聖也河中人咸通十一年王

疑下第及黃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召拜知制誥
中書舍人朱溫將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
遇弑不食而卒圖居中條山自號知非子耐辱居
士集自爲序以濯纓亭一鳴嚮名其集子荷別爲
集後記最長於詩其論詩有曰梅止於酸而鹽止
於鹹味常在於酸鹹之外謂其詩棋聲花院靜旛
影石壇高之句爲得之人以其言爲然

陳氏曰圖見卓行傳唐末高人勝士也蜀本但有
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
所可望其論詩酸鹹之喻東坡以爲名言

容齋洪氏隨筆曰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
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
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
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
最善又棊聲花院靜旛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
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
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
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
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兩微吟足思花落夢無膠
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

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鵬聲帶
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
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
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程晏集一卷

鼂氏曰唐程晏字晏然乾寧二年進士集皆雜文
孫邵文纂一卷
鼂氏曰唐孫邵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
荀揚孟之書纂韓愈爲校書郎河南府文學舊四
十卷

朱抃致理書十卷

鼂氏曰唐朱抃也襄陽人以三史舉爲門令乾寧
中方士許巖士得幸禁中言抃有經濟才帝幸石
門召對卽拜諫議大夫平章事

羅隱甲乙集十卷 讒書五卷

鼂氏曰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
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久之而歸錢鏐辟掌書
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
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薦給事中
卒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爲主自號江東生

其集皆自爲序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隱掌錢鏐
記室所著表啓也

陳氏曰甲乙集皆詩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
集者長沙幕中應用之文也隱又有淮海寓言讓
書等求之未獲

沈顏贅書十卷

鼂氏曰僞吳沈顏字可鑄傳師之孫天復初進士
爲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避巡官吳國建爲淮南
巡官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
卒顏少有詞藻琴棋皆臻妙場中語曰下水船言

爲文敏速無不載也性閑淡不樂世利嘗疾當時
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取元次山聲叟之說附
己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
千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予其誇誕
如此

陳氏曰顏傳師之孫其文骯骯而自序之語極其
矜負

鳳策聯華三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淮南從事秋浦顧雲垂象撰
多以擬古爲題蓋行卷之文也雲咸通十五年進

士

李後主集十卷

鼂氏曰僞唐主李煜重光也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建隆三年嗣僞位開寶八年王師克金陵封違命侯太平興國三年終隴西郡公贈吳王江隣幾雜誌云爲秦王廷美所毒而卒

韓熙載文集五卷

鼂氏曰僞唐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後唐同光中進士南奔江淮李昇建國用爲祕書郎使與其子璟遊璟嗣位爲虞部員外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

知制誥頊之請誅陳覺黜和州司馬復召中書舍人累遷兵部尚書第宅華侈妓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時人比徐之才璟屢欲倚以爲相用是不果後左授右庶子分司乃盡斥羣妓單車引道留爲祕書監俄復位已而其去妓皆還熙載天才俊敏工隸書及畫聲名冠一時自朱元叛後煜猶疑北人多因事誅之熙載愈益滯縱然喜延譽後進如舒雅等後多知名諡曰文

孫晟文集三卷

鼂氏曰南唐孫晟字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

於詩少爲道士常畫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
後乃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莊宗以爲著作佐郎
天成中奔於吳李昇父子用之爲相周世宗征淮
璟懼遣晟奉表求和世宗召問江南事不對殺之
璟聞贈魯國公

潘佑滎陽集十卷

鼂氏曰僞唐潘佑金陵人韓熙載薦於璟授祕書
正字直崇文館煜時爲虞部員外史館修撰知制
誥中書舍人佑性貞介文章贍逸尤長議論坐言
事悖慢下獄自刎死人頗言張洎譖之

成彥雄梅頂集一卷

鼂氏曰南唐成彥雄江南進士有劉鉉序

徐常侍集三十卷

鼂氏曰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楊溥爲祕書
郎直宣徽北院掌文翰李昇時知制誥煜時累遷
翰林學士歸朝爲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
化初坐累黜靖難軍司馬鉉初至京師見御毛褐
者輒哂之邠苦寒竟以冷氣入腹而卒鉉幼能屬
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
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卽來請往往執筆立就

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踈慢
陳氏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
作也所撰國主李煜墓銘婉微有體文鑑取之

田霖四六集一卷

鼂氏曰南唐田霖撰

孫光憲鞏湖編三卷

鼂氏曰荆南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
地荆南從誨辟掌書記歷檢校祕書監御史大夫
王師收閩州光憲勸其主獻三州地乾德中終黃
州刺史自號葆光子

扈載集十卷

鼂氏曰後周翰林學士范陽扈載仲熙撰少俊早
達年二十六以死其子蒙顯於國朝

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

鼂氏曰宋朝神宗皇帝撰章惇等纂紹聖初以元
祐中所集止九百四十三道有旨命惇再加編次
至元符中書成比元祐所編增多八千七百三十
道分文辭政事邊機三門言者仍以元祐之臣託
以邊機不宜洩露掩沒先帝盛美於是徧以賜羣
臣云

范魯公集三十卷

鼂氏曰宋朝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典貢舉覽質程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卽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傳衣鉢晉天福中爲翰林學士周廣順初拜相太祖受禪加兼侍中乾德二年始罷爲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旻勿請諡勿刻墓碑質力學強記好聚書旣登朝猶手不釋卷國史載其示從子詩家書目序薦呂餘慶趙普表三篇

趙韓王集三卷

鼂氏曰宋朝趙普字平則薊州人其父遷洛陽占籍焉乾德中代范質爲平章事太平興國六年及端拱初三人相薨封真定王諡忠獻卒年七十一普初無學術太宗勉之晚年頗該博

陳氏曰遺藁凡十卷普開國元臣不以文著而彗星班師二䟽天下至今傳誦末有劉昌言所撰行狀按館閣書目惟有奏議一卷今麻沙書坊刊本奏議止數篇餘者表狀之屬

異岩李氏遺藁序曰王禹偁嘗賦詩哭普謂其章䟽與夏訓商謨相表裏本傳獨載普諫伐幽州辭

多刪潤每恨弗見其全網羅搜索久乃得普遺文而幽州之奏咸在後有論星變及薦張齊賢二奏其言諄諄要本於仁嗚呼賢矣禹偁褒讚諒不爲私而史官簡編誠可歎息乃次第其遺文以傳於世其四六表狀徃徃見禹偁集蓋禹偁代作也雖禹偁代作必普之心聲云耳因弗敢棄顧草疏決不止此當博求而附益之

柳仲塗集一卷

鼂氏曰宋朝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太平興國中上書願備邊用換崇儀使知寧邊軍

徙全桂二州貶復州團練副使居久之復官歷環邠曹邢代忻滄七州咸平四年終於京師開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旣而易今名字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集乃門人張景所編歐公嘗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

陳氏曰仲塗歷知常潤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使又歷七郡以卒門人張景爲行狀集序集凡十五卷本朝爲古文自開始然其體艱澁爲人慷慨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傲狠強愎云

張晦之集二十卷

鼂氏曰宋朝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爲古文名震一時卒官至廷評年四十九集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編并爲之序

穆參軍集三卷

陳氏曰泰州司法參軍東平穆修伯長撰修祥符二年經明行修進士仕不遇困窮以死師事陳搏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之才傳邵雍而尹洙兄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或曰太極圖亦修所傳於陳搏種放者今其遺文傳世者僅如此門

人祖無擇爲之序

水心葉氏曰柳開穆脩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

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

柳

河南尉廳壁記

張

法相

院鐘記靜勝亭記

穆

待月亭記

劉

諸篇可見時以

偶儷工巧爲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況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巧麗矣彼怪迂鈍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澁而已

胡周父文集十卷

鼂氏曰宋朝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知海州上河平頌先是盧多遜趙普罷頌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句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八議召復官再遷知制誥翟馬周上封事斥時政語連旦謫防州團練副使復召知制誥草王繼恩制詞溢美流潯州景德初以目病致仕終祕書監爲人雋辯強敏少有大志力學以贍博聞雍熙淳化間奏御之文爲時推賞晚節黷貨多干擾州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張師黯集五十卷

鼂氏曰宋朝張洎字師黯滁州人仕李煜知制誥中書舍人歸朝爲史官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卒洎風神洒落文辭清麗通釋氏學然性險陂而諂附集有吳淑序其子安期所編咸平五年上之

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

鼂氏曰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家微賤九歲能爲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端拱初試文擢右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辯徐鉉罪忤旨貶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召

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孝章皇后崩梓宮遷主第
禹偁謂后常母儀天下當用舊典以謗訕左遷知
滁州真宗卽位復召掌誥修太宗實錄坐語涉輕
誣出守黃州徙蘄州卒年四十八元之詞學敏贍
獨步一時丰氣峻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道
自任故屢被擯斥喜稱獎後進當時名士多出其
門下集自爲序

陳氏曰元之文自爲之序畧曰閱平生所爲文類
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
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

已外集者其曾孫汾哀輯遺文得三百四十首又
有承明集十卷奏議集三卷未見

水心葉氏曰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
及者而不甚爲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議論故也

竹溪林氏曰王元之又任尹穆之前雖未能盡去
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

宋文安集一百卷

鼂氏曰宋朝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
隆二年進士調嘉州玉津令從太宗平晉獻頌上
嘉之累擢翰林學士祥符中卒謚文安白之文頗

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典貢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
時稱得人又名廣平集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三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十一

集別集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鼂氏曰宋朝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徙於
蜀國初與胡旦何士宗齊名中興國三年進士第
歷相臺桐廬淮陽海陵四郡守知制誥終於諫議
大夫范仲淹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諒蘇軾亦
以比賈誼云

陳氏曰首卷有奏議十二篇卽東坡所序錫之子孫無顯者端平初游侶爲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議謚曰獻翼今漢嘉田氏子孫不知在亡而文集版之在州者亦燬於兵燼矣東坡蘇氏奏議序曰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

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雖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

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鼂文元公道院別集十五卷 法藏碎金錄十卷 耄智餘言三卷 昭德新編三卷 理樞一卷

鼂氏曰五世祖文元公也諱迴字明遠澶州人自父佺徙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禧中祈解近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

年八十四文元諡也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楊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者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須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見其子鼂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晏元獻李邯鄲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遵勗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子遺法藏碎金

世傳最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閬州王輔耄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理樞則得之於澠池卷中

鼂文元道院集要三卷

鼂氏曰宋朝王古編其序云文元鼂公博觀內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餘書余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迨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粹以便觀覽云古

元祐中侍從

雲龕李氏書後曰鼂公道院集要觀之始則簡暢清遠如聞超世特立之士希微之言反復數十過乃知深入理窟開導後學直而不迂簡而易行非有道君子莫能爲也

楊文公刀筆十卷

鼂氏曰宋朝楊億字大年建州人祖文逸嘗夢一羽人自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白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墮雍熙初以才名聞年纔十一召至闕下得對面試詩賦授祕書省正字宰臣等賀得神

童淳化中奏二京賦命試禁林賜進士第久之直
集賢院修永熙實錄獨成五十六卷真宗卽位累
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祥符中母病陽翟謁告
不待報歸省俄自以疾丐解官以太常少卿分司
病愈起知汝州復爲學士卒年四十七天性穎悟
自幼迄老不離翰墨爲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
滯博聞強記於歷代典章制度尤所該洽時多取
正樂道人善後進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
明姦邪疾惡之故屢被讒毀真宗愛其材特保持
之僅免焉景祐中王晦叔上其爲寇相請皇太子

親政疏草仁宗嘉歎特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刀筆
集有陳詒序凡三百六十三首

陳氏曰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按本
傳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
等集及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
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有者惟此而已武夷新
集者億初入翰苑當景德丙午明年條次十年詩
筆而序之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讒佯狂歸陽翟時
所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亦見本傳餘書疏皆作
其弟倚酬答倚亦景德中進士

東齋記事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擣摻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咏漢武詩云力通清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後村劉氏曰歐陽公答蔡君謨詩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

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版奏疏磔裂古文爲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

种明逸集六卷

鼂氏曰宋朝种放字明逸長安人隱終南之豹林谷咸平中遣使召赴闕授左司諫累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祥符八年終工部侍郎放通經史七歲能屬文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帷帳著嗣禹說在朝有所啟奏時無知者楊億譏其循默真宗乃出其議十三篇以示輔臣晚年頗嗜酒盛輿服王嗣宗知京兆嘗條上其不法詔問狀不娶無子集乃

姪孫說所編范巽爲之序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製詩十首

陳氏曰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別有正集十卷云大畧與此同

張穆之觸麟集

尚書郎知蔡州張肅穆之撰濟北鼂无咎序畧曰公之曾孫大方出公遺稿曰觸麟集蓋公爲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麟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米穀非無用而設者

其多至數十章皆切當世之務不可盡舉至其他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黃州名世士以直諫斥久而召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爲不可及則公之爲人可知矣

張乖崖集十卷

鼂氏曰宋朝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擢至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年七十爲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乖崖公錢易所撰

墓誌李畋所纂語錄附於後

陳氏曰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爲十二卷

劉中山刀筆二卷 淝川集四卷

鼂氏曰宋朝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三遷右正言直史館以司諫知制誥出知鄧陳兩州召入翰林爲學士嘗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旣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筠不奉詔遂出知廬州再召爲學士月餘以疾知潁州三召入翰林加承旨未幾進戶部龍圖閣學士再知廬州爲人不苟合學

問閔博文章以理爲宗辭尚緻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淒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爲楊劉天下宗之刀筆集有黃鑑序

陳氏曰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筠與楊大年同時號楊劉詩號西崑體有冊府應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表奏六卷淝川集四卷見館閣書目

滑稽集四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多譎諷之辭淳化癸巳自序

擁旄集五卷 伊川集三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六十一

八

陳氏曰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希聖撰易侖之子惟演俶之子也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耳出鎮河陽河南時所作也全集未見

陳文惠公愚邱集

陳氏曰宋朝陳堯佐字希元閩州人端拱初進士累遷三司副使修永定實錄擢知制誥歷韶廬壽洛并同雍鄭八州景德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年八十二卒號知餘子謚文惠堯佐屬辭尚古不牽世用喜爲二韻詩詞調清警雋永集皆自有序

曾致堯文集十卷

贈諫議大夫曾致堯撰南豐之祖也南豐作集序曰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又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

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更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未久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亦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公所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己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盡載者

鳧繹先生集十卷

顏太初淳之撰東坡序畧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校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以

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也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

司馬溫公序畧曰太初常以爲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旣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

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

李仲方集二十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李仲方集二十卷

經籍六十一

十一

鼂氏曰宋朝李維字仲方雍熙二年進士景德中
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
維以文學進至老手不釋卷能詩嗜酒嘗謂人曰
人生詩酒足則尚何營哉

民士編一十九卷

鼂氏曰宋朝陳充撰充成都人雍熙中擢甲科仕
至刑部郎中知祥符六年貢舉卒年七十詞學典
瞻性曠達喜談謔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民士云
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唐牛僧孺
善惡無餘論爲害教著書反之國史稱焉今集載

其論兩篇

孫漢公集三十卷

鼂氏曰宋朝孫何字漢公蔡州人淳化三年應進
士殿省俱中第一四遷起居舍人知制誥性卞急
嘗任京西東兩浙轉運使副頗事苛察幼篤學嗜
古爲文宗經與丁謂同爲王元之所稱時謂之孫
丁集有丁謂序

丁晉公集四卷

鼂氏曰宋朝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淳化
三年進士官累遷知制誥出知鄆亳昇三州天禧

四年拜平章事俄以戶部罷未幾復相封晉國公
乾興中坐擅改永定陵貶崖州司戶更赦徙道州
明道末以祕書監召還卒於光州幼聰敏書經目
輒記不忘善爲古文章尤工詩什儉巧險詖世鮮
其儔大中祥符初上欲封禪未堅決謂因言大計
有餘議遂定當時所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預
焉多喜圖畫博奕音律吳人自陸宣公後至謂始
相本朝熙寧以前議者莫不指謂爲姦邪之首自
王安石用事頗稱其賢智云集皆詩也

鮮于伯圭集一卷

鼂氏曰宋朝鮮于懷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爲一時
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摠愁詞時人稱之李宗諤贈
詩云漢殿無人薦楊子滿朝空誦摠愁詞後與宗
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辟爲觀察推官
卒

晏元獻臨川集三十卷 紫微集一卷

鼂氏曰宋朝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景德二年張知
白薦得召賜同進士出身再試文擢祕書正字爲
昇王府記室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寶元三年拜
平章事四年坐事罷知潁州歷陳許雍終以疾歸

侍經席卒性剛峻幼孤篤學爲文溫純應用尤長於詩抒情寓物辭多曠達當世賢士如范文正歐文忠皆出其門女適富鄭公楊察世稱其知人集有兩本一本自作序

陳氏曰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一卷言先元獻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庭至宰席爲二府集二十五卷今按本傳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亦九十四卷今所刊止此爾臨川集有自序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別集四卷

鼂氏曰宋朝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文正爲學明經術跂慕古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章尤以傳道爲任事母至孝姑蘇之范皆踈屬置義莊以賙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門爲恥獨梅堯臣嘗著碧雲駮以譏詆之云陳氏曰祥符八年進士曰朱說者卽公也幼孤其母適朱氏其爲兗州推官始復姓更名又尺牘五卷其家所傳在正集之外

東坡曰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

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帥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

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李復古集一百卷

鼂氏曰宋朝李迪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嘗謂其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景祐初應進士擢居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致仕謚文定

孫文懿集三十卷

鼂氏曰宋朝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後叅知政事謚文懿姚鉉文集二十卷

鼂氏曰宋朝姚鉉字寶臣廬州合淝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累遷兩浙轉運使鉉雋爽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法除其名卒年五十三

夏文莊集一百卷

鼂氏曰宋朝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死事補官舉賢良除光祿丞累擢知制誥仁宗屢欲相之爲言者所攻而寢初封英國公後改封鄭謚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天資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歷之書無所不通善爲文章尤長偶儷之語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爲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其集夏伯孫編次有宋次道序陳氏曰竦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又爲文辭復多材術而不自愛至甘心姦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

婦反目陰慝彰播皆可爲世戒也

呂文靖試卷一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太史氏前有家狀大畧與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止一言或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又禮行於郊賦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雜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

盛後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蓋可觀矣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

一作湜中集二十卷

鼂氏曰宋朝宋庠字公序開封雍邱人天聖中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爲學士皇祐元年拜相嘉祐中復爲樞密使封莒國公以司空致仕初名郊字伯庠御史言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乃改今名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宋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章獻以爲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一而以

爲第十當是時兄弟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
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擅名一時
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爲之請諡景文通
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常謂其淵源皆有考
奇嶮或難句世以爲知言集有出麾小集西州猥
稿之類合併而爲一

陳氏曰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
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爲文似
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
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

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
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余最
好大誥故景文爲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
苦蓋亦有自歟

龐相國清風集十卷

丞相龐籍撰司馬溫公序略曰公之勲業治行范
景仁所爲清風集敘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
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爲凡所
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闊
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

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爲諫官有
謁禁走手啓參候公猶錄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
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
慘淡難識後數日而薨歸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
其文爲五十卷旣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
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爲十卷命曰清
風集略刻版摹之命光繼敘其事

田公金巖集兩卷

鼂氏曰皇朝田况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
終尚書左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比張乖崖

何聖從廬江文集二十卷 刀筆五卷 奏議二十卷

鼂氏曰宋朝何郊字聖從成都人仁廟朝爲御史
諫官擢天章閣侍制熙寧中以尚書右丞致仕歷
漢梓永興河南四帥守天資好學殆廢寢食爲詩
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
言頗有直聲鮮于子駿志其墓集有李邦直序

楊樂道集二十卷

龍圖閣學士知諫院楊旼樂道撰王介甫序略曰
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
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咏其詩視其平

生之大節如此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安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忠獻公安陽韓琦稚圭撰

富文忠劄子集六卷 奏議十二卷 安邊策

鼂氏曰宋朝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制
科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中卒
年八十諡文忠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鼂
以道爲之序其略曰人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
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
功人或未聞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避公聞

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不欲聞者至青州救災之
功平居喜爲人道之石介嘗以夔契方公矣而嚴
事王沂公薦士後至將相者多矣而最喜劉槩數
事皆世所罕知者又曰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
英宗時言猶海潮也神宗時言猶鳳鳴也

文潞公集四十卷 補遺一卷

陳氏曰丞相介休文彥博寬夫撰

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爲文章上自朝廷典
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
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移於是公

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爲略集二十卷而屬某爲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鼗鼓鏞鐘音節疎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瀚若江河正

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頔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武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集賢院學士襄公曲江余靖安道撰

徂徠集二十卷

鼂氏曰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直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不悔其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歷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

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氏曰集中南京夏尚書啓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爲夏竦作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豈當時竦之姦邪猶未著邪陸子適刻於新定述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公論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竹溪林氏曰石祖徠之文多方少圓却略有典則
滄浪集十五卷

鼂氏曰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杜祁公衍之婿也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

紙錢會客除名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又喜草書酣醉落筆爭爲人所傳翫

陳氏曰子美旣廢逐嘗答韓持國書具見其意趣本傳載之歐公序言同時得罪者未幾復顯用而子美獨先沒可恨也

歐陽氏序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

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
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
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
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
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
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
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
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
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
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

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
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
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
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
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
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
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
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
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
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

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後村劉氏曰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

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世惟詠其上一聯金鉞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窓亦佳句

梅聖俞宛陵集六十卷 外集十卷

鼂氏曰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爲詩出語已驚人旣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爲詩

歐陽永叔與之友善其意如韓愈之待郊島云
陳氏曰凡五十九卷爲詩他文賦纔一卷而已謝
景初所集歐陽公爲之序外集者吳郡宋績臣所
序謂皆前集所不載今考之首卷諸賦已載前集
矣不可曉也聖俞爲詩古淡深遠有盛名於一時
近世少有喜者或加訾毀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爲
知者道也自世競宗江西已看不入眼况晚唐卑
格方錮之時乎杜少陵猶敢竊議妄論其於宛陵
何有

歐陽氏序略曰聖俞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
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
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
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旣知之矣而未
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
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
朝廷作爲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
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
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
歎之言世徒善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
不惜哉聖俞詩旣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
初懼

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
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
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
以疾卒於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
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
爲一十五卷

又詩話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
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
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三云
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

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
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激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
猶後輩文辭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
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噉又如食橄欖
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我獨
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
劣之也

漁隱叢話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
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
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

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
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張浮休評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
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許彥周詩話聖俞詩句之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
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
弦疎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後村劉氏曰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
惟宛陵爲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
息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

詩者率以爲淡集中如葑上春田濶蘆中走吏參
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白水照茆屋清風生稻
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
布螢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郎山形無地接寺界
與波分山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
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爲大家數而前
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尹師魯集二十卷

鼂氏曰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以薦爲
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鎮涇源路經略

公事爭城永洛事爲董士廉所訟遣御史就鞫不能得其罪猶貶筠州監酒師魯內剛而外和與人言必極辯其是非如前世治亂沿革之變靡不該博人有疑不能通爲指畫講說皆釋然自得尤長於春秋文章自唐末卑弱柳開始爲古文天聖初與穆修大振起之

陳氏曰其父仲宣明經入仕父子皆歐陽公誌其墓洙與穆伯長同爲古文范文正公爲作集序歐陽公亦稱其文簡而有法以剛直數忤時卒以貶死死時精明不亂有過人者

石林葉氏曰尹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爲無益而廢事故方洛中歐陽文忠公與梅聖俞銳意作詩時獨不作余平生僅見其三五篇而已吳下施昌言家子弟有其和昌言一絕云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係行臺威嚴少霽猶知幸誰信芳尊盡日開氣格終自不凡

竹溪林氏曰本朝古文自尹穆始倡爲之然二公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此語見子由作公墓碑

書判一卷

陳氏曰尹洙撰天聖二年進士後以安德軍節推試書判拔萃科中之前十道是程文餘當爲擬卷本朝惟余安道亦中是科集中有判詞二卷文鑑亦載一二又有王回判二道而回不以此科進餘未有聞

尹子漸集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知懷州河南尹源子漸撰師魯之兄焯彥明其孫也

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

附錄四卷

年譜一卷

鼂氏曰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累遷知制誥夏竦以永叔黨於杜韓范富因以外甥張氏事汚之下開封府治之無狀坐用張氏匱中物市田出知滁州召入修唐書爲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蔣之奇言其帷箔事連其子婦吳氏詔詰之奇辭窮坐貶年六十乞致仕卒諡文忠博極羣書好學不倦尤以獎進天下士爲己任延譽慰藉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指不求異於諸儒與尹洙皆爲古學遂爲天下宗匠蘇明允以其文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

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
濮邸事議者不以爲是

陳氏曰本朝初爲古文者柳開穆修其後有二尹
二蘇兄弟歐公本以詞賦擅名場屋旣得韓文刻
意爲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
宗其集通行海內而無善本周益公解相印歸用
諸本編校定爲此本且爲之年譜曰居士集外集
而下至於書簡集凡十名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
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者
屬益公舊客曾二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居士

集歐公手所定也

東坡蘇氏集序略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
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
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
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
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
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
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
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
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

與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中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

子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石林葉氏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夕大寒燭下至夜分薛夫人從旁語曰寒甚當早睡胡不自愛自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閱寧畏先生嗔邪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

又曰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多

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此意所會處如是乃爲至到

張浮休評歐陽永叔詩如春服乍成淥酒旣醺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朱子語錄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

詞少間却是邊頭帶得說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歐公文意及二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歐陽公文字數腴溫潤

竹溪林氏曰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其辭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剽竊言語但體制相似筆力相類皆是也

仲樸翁文集十二卷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訥樸翁撰歐陽公序畧曰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時宜

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
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
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
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
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旣沒富春孫莘老狀
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
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
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

江隣幾文集二十卷

刑部郎中修起居注江休復隣幾撰歐陽公序略

曰隣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
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
文詞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
可喜其文已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而爲重輕也
陸子履寓山集十二卷

集賢修撰洛陽陸經子履撰周平園序略曰公與
歐陽文忠公周旋館閣詩文往復相與至厚惜仕
不偶陷於朋黨屢起屢仆晚遇裕陵方嚮於用則
已老矣子嘗謂尹師魯蘇子美江隣幾梅聖俞丁
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大略相似彼五賢

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鏗轟炳耀至今盪
人耳目獨公以死後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公
生旣不遇其歿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
復興時文忠實與爲友其出倅宿州送以詩曰子
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胸不自
疑世路迫窄多竅機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
千首詩又曰一自蘇梅閉九泉始開東潁播新篇
暮年酬唱尤多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敢期佳句
報琅玕之句則是公之生也已爲文忠所稱道如
此尚何待於身後其垂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

予故表而出之云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四



